

多年以后，我站在云顶山上眺望达成铁路线上飞驰而过的火车时，仿佛看到了时光深处的自己正从绿皮火车的窗口打量金堂的模样。金堂，从来都不遥远，遥远的只是那些匆匆消逝的时光。我离开金堂后，还常常想起金堂的那些有趣的景和物，我早已把它们留在记忆中了。

微笑的火棘

有人在朋友圈发图片卖“北美冬青”，拔光了叶子的枝干上挂着红通通的小果子，很喜庆，198元一小盆。真贵。可这不是火棘吗？龚家山上遍地都是，不要钱呢。找北美冬青的完整图片来对比，嘿，这还真不是火棘。北美冬青的叶子比桃叶宽，火棘叶子却是卵形的。再查资料，差别还远不止于此。北美冬青的果子有毒，火棘的果子可吃，被赋予“救兵粮”的美称。

我不由得想起去年冬天到龚家山上看到的景象，真是壮观啊。那是丘陵地带的一座大山，宽广、平缓，乔木不多，但灌木不少。其中最耀眼的灌木就数火棘了。一丛丛火棘匍匐在地上，就像燃起一堆堆篝火；也有的长成了小树，远远看去，仿佛挂满了珊瑚珠。这些形态各异火棘布满了山的脊梁，倒像是在从地面往天边织锦。若是挑选几枝插进花瓶，往书桌边一放，整个屋子都要被照亮了一般，暖暖的，洋溢着喜气。火棘存活时间长，果实能在枝头挂上四五个月，不褪色也不掉落。摘一粒尝尝，滋味酸酸甜甜，还有一点粉糯的感觉。跟山楂的滋味类似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好看，好吃，可比北美冬青更招人喜爱了。听说，城里人来这里郊游，常常会挖一株小苗带回家，修剪枝叶，做成盆景，放阳台上，闲暇时看看，有身处山野之间的惬意感。每每想起火棘果的好处，人们的嘴角总会轻轻上扬。

民间把火棘叫作“救兵粮”“救军粮”“火把果”。相传，诸葛亮带兵打仗时，遇上粮食短缺，意外发现漫山遍野的火棘果好吃，就带士兵们采摘来充饥，诸葛亮于是称之为“救兵粮”。这个传说有多种版本，有的把带兵打仗的人换成了曹操、石达开，缺粮食和发现火棘果的过程没变。



火棘。

金堂物语

□罗鸿



金堂鲜花山谷中的蜀葵园。

历史的风云变幻莫测，千年岁月里有那么多数不清的战争，谁是那个最先吃火棘的人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刀光剑影中，火棘曾给多少陷入困境的士兵带去希望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没了粮食，却还有粮食的姊妹。只要填饱了肚子，就能活下去，就有可能打胜仗。这漫山遍野的火棘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慰藉啊，那火焰一般的果实，把他们心里的火也点燃了，他们绝处逢生，大约就是遇见了火棘。

如果火棘的用途仅限于美化环境和充饥，倒也不算多了不起。毕竟，造物主的能力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。火棘果可以酿酒，可以榨汁做成饮料，重要的是有活血止血的药用价值，连火棘的嫩叶都能制茶，简直是宝贝。这样看来，龚家山实在是个宝库。

从龚家山的南坡往北坡走，我们还发现开花的火棘。一座山就这样拥有两重天，让人惊叹不已。火棘的花朵雪白，纤尘不染，也像一个素净的微笑。

幸福的蜀葵

蜀葵只能算花卉王国里的庶民吧，比起贵族一般的牡丹、隐士一样的兰草，蜀葵不够富贵也不够典雅，很少被迁客骚人所惦记。它的种子跟鸡眼一般大小，薄薄的，很轻，春天时去野外空地上撒出一把，不用浇水甚至不用管它们，几个月就要长出一片花海来。它的植株顽强挺拔，叶子碧绿宽大，花朵明艳热烈，让人难以想象，这真是从那么小的种子里长出来的吗？蜀葵不择地势地生长，一到夏天就仰着幸福的笑脸，放鞭炮似的，从根茎的下面往顶

端开放，一开起来就没完没了，把那些柔软的带着清晰纹理的花瓣尽可能地舒展，就像知足的凡夫俗子们，总是乐呵呵地面对庸常的时光。

蜀葵的叶子与我们常吃葵菜（冬苋菜）很相似，据说得名的由来是它原产于蜀地。我们通常称蜀葵为“棋盘花”，因它叶子大如棋盘。小时候，谁家门口有那么几株棋盘花，大家都会投去艳羡的目光。要是谁不小心割破了手指，摘下几朵棋盘花，捣烂敷在伤口，很快就能止血。这轻而易举就可得到的良药，又好看，又实用，谁不喜欢。棋盘花总是结出许多种子，鸟雀的啄食，秋风的呼啸，都能把这些轻盈的种子带到远方，哪怕是掉落在周边的，都足以在来年里，让整个村庄开满棋盘花。我们曾一度以为，棋盘花这么土气的花朵大概只开在乡下吧，到上中学后才发现，一些画册上，总能见到棋盘花的身影。南宋毛益的《蜀葵戏猫图》上，蜀葵的安静、优雅，猫的活泼、机警，两者互相映衬，让人仿佛能穿越千年，看到彼时人们的生活场景。原来，我们熟知的棋盘花名叫蜀葵。再后来还看到，敦煌莫高窟里有通壁绘制的蜀葵，据说，那是取其“忠诚”的意向。蜀葵健壮挺拔，跟忠诚的卫士确有几分相像呢。

后来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蜀葵成了“网红”，蜀葵的故事还上了央视。在蜀地的金堂，在金堂的鲜花山谷，生长着1200多亩蜀葵，浩浩荡荡的花海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花人。人们在鲜花山谷里漫步，把幸福的笑容和一望无际的蜀葵花一起定格在照片中。人们在蜀葵花海里谈笑，一讲起鲜花谷主的爱情故事就目光灼灼，充满了无尽的向往。那个幸福的谷主，只听心爱的女

子说了一句“好想有个属于自己的花园”，便用十年的光阴打造了一座大花园。这便是鲜花山谷，各种鲜花在此争奇斗艳，最美最多的还是蜀葵。鲜花山谷的谷主夫妇，从此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一样，过上了与花相伴的幸福生活。鲜花谷主还不断收集和培植蜀葵，成为研究蜀葵的植物专家，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蜀葵专著。鲜花山谷里的蜀葵们看着谷主的幸福生活，也把幸福的微笑开满了山谷。

丰腴的“天鹅蛋”

在五凤溪，人们把糖油果子称作“天鹅蛋”。

有些名称总是惹人遐思的。譬如，想起“金堂”，仿佛就能看见扑面而来的金色阳光，进而想到“金玉满堂”。真是好名字。“五凤溪”也好，仅看这名儿，就有带着露气与岁月沧桑的古街蜿蜒在记忆的尽头。可“天鹅蛋”呢？不过是糖油果子罢了，为啥不叫“鸡蛋”“鸭蛋”，甚至不叫“鹅蛋”，它们总归太俗，不像“天鹅蛋”，带着可望而不可即的仙气。当然，那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事情了，如今，五凤溪的“天鹅蛋”随处可见，随时可吃。这里有俗语道：“简阳包子石桥面，五凤溪的天鹅蛋”，话顺溜，地名响亮，小吃的名声更响。这大约是方圆百里中，历来最受人推崇的美好滋味了。“包子”和“面”显然是平庸的陪衬，而“天鹅蛋”外形丰腴，天生高贵。慕其名，想其味，就这样成就了其名。甚至，这个“天鹅蛋”把“五凤溪”也推向更尊贵的位置。试想，那盛产“天鹅蛋”的地方，必然物资丰裕，宜于人们安居乐业。

在五凤溪的青石板小街上，“天鹅蛋”一出锅，周边的糖果零碎就要黯然失色了。论色泽，谁能比得过“天鹅蛋”那红亮的糖衣诱人？让它往那白芝麻堆里一滚，喷香的芝麻气息便混着甜香萦绕在鼻息之间，让人不由得馋涎欲滴。咬上一口，酥脆的皮儿软糯的里儿，一刹那能让味蕾跳起舞来。白凤街上，手持“天鹅蛋”轻走的女子，娇嗔的软语问扳一小口“天鹅蛋”，眉间都荡漾着笑意。吃“天鹅蛋”的小孩子要心急得多，站在石阶旁，全然不顾大人“慢点吃”的叮咛，只大口地咬着“天鹅蛋”，就把先前玩过的心爱玩具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友人说，许多古镇适宜晴天去逛，而五凤溪，更宜于雨天。一下雨，远山更苍翠欲滴，溪水更似眼波流转，那些临水而建的房屋沐浴在氤氲的雨雾里，却更像是藏在古典的山水画里。此时，撑起伞缓缓走在雨里，“天鹅蛋”的温暖甜蜜还在舌尖上回旋，五凤溪的传说与旧闻也似一一在雨里上演。就那么静静地走着吧，即使在别处有多么凌乱的事务没有处理好，此刻也能进入恬静安适的境地。而“天鹅蛋”，大概是天涯断肠人另一粒相思的红豆。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5年1月7日
星期二

风物

又见银杏黄

□何源胜



银杏落叶。

银杏树又燃烧起来了，黄黄的火焰，在哪儿都像旗。

这似乎是近段时间来，我“心如止水”的日子翻起来的一丝丝高兴。仔细琢磨一下，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我不高兴，但我确实需要“满地泛黄银杏叶”来涤荡内心。燃烧的就是美丽的，美丽的就是善良的，善良的就是让人喜爱的。

是的，我固执地喜爱银杏，一看到它就兴奋，心动，颤抖。特别是在茂盛的绿色深处，偶尔间杂的鹅黄，又或者小有规模的一片哗啦啦燃烧，或许是因为它们太透明了，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颜色；也或许是它们好像火，一团一团，很醒目也很无争，给了这个冬天温暖和爱，让人们在擤着鼻涕或者搓着手的时候，看到了希望和光。

站在银杏树下，很多叶子鸭脚板似的踉踉跄跄落下来，有的落在头上，有的落在肩上，有的飘到身边的草地上。这些叶子啊，和去年的颜色为什么如此相同，难道你们就是去年的叶子吗？为什么你们的美丽，竟可以让我想哭。我是如此的痴迷你们，以至于在梦里我都看见了自己鹅黄色的燃烧。

曾记得以惜字塔为原点，我也对人生有过多维的思考。伸展双臂，从左到右是人生的第一个维度，过去也好，未来也罢，“出生入死”而已，生命如此短暂，人生该如何燃烧自己。从下到上，视点不断拉高，在人生的第二个维度里，我看到了越来越渺小的自己，“宇宙无穷，人是一粟太仓中”，我们该用何种态度对待有为无为。放眼四望，很多人走进我的视野，男女老少，高矮胖瘦，真善美丑，每个人都是你的一个维度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自己，人间万象，我们该如何真诚内心，和而不同。

那么现在，我站在银杏树下面，其实我已经将自己拟物为银杏了。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我们发着光。风从诚信大道那边吹过来，树叶不断剪刀光线，叶影摇曳。影随树动，树随风动，我们不在乎世人的评价，喜欢或是不喜欢，又算得了什么呢。银杏效法自己的样子，而我也是怡然自得。

虹溪河在不远处安静地流淌，或许它从来就没有在乎“子在川上”的叹息，虹溪河有坚定的方向，所以它能够“不舍昼夜”“择善固执”。“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从明天开始，我将恢复我的热爱和坚持，我打算要用一晚上的时间，去拉开今天和昨天的距离，结束“心如止水”的情绪。我不想冷，让石头去冷，石头有坚硬的心，而我要燃烧，要发光。我不想愁，让虹溪河去愁，上善若水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包容。抽刀不能断水，但同样可以带走许多忧愁。

落叶纷飞，没多久就金黄满地，每一片树叶就是一个脚印，这是银杏耗尽所能对我的启迪，它们以美到极致的力量，帮我恢复热爱和抒情，我得迅速准备好鞍马，在一片鹅黄色的光芒中，抵达明天……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情感

追怀王尔碑老师

□林赶秋

可称“流金岁月”的1990年代，都江堰市城区极小，人口比较集中，很多售卖、租赁图书音像的铺面，若干美味的小吃店，夜市地摊生意也火爆，整个城市热热闹闹，活力十足，烟火气息浓烈，幸福指数高涨。与此形成残酷对照的是，从1994年初中毕业起，多数时候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却像个地下工作者，挺空就独自逛书店，在课间看学校展陈的报纸，向同学借阅新出的杂志，同时开始写作、投稿，由于不被家长鼓励甚至遭到强烈反对，所以一直偷偷摸摸，不敢声张。

念高二时，投稿总算中了一回，我发表了处女作。虽是内刊，但全市各中学每班人手一册，随后因此竟然收到了别校学生的求交笔友的手写信，还得了个全市作文二等奖。继续悄悄写，默默投，终于21世纪初在公开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散文，还意外获得一笔高额的稿费，激动、高兴了好一阵子。此际，我正热火朝天地经营着一家二手书店。

书店面朝江安河，在岸柳依依、梁燕呢呢的氛围里也算不俗。店内常来一位中年男人，熟络之后，才知道他叫田世松，也是狂热的文艺爱好者。经田师引荐，我认识了他的老师、都江堰本土德高望重的诗人陈道谟。陈老师非常欣赏我，很快就让我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到《老年文学》杂志（陈老师乃第一主编）的编撰工作当中。

2005年11月16日，小雨阴。我与陈道谟、王尔碑、木斧、张涇、蒋明英等诗人聚会于青城山下某养生社区。其间，木老师送给我他自著的诗集、小说集、画册各一本及印有其画作的名片一张，我们一行七人合了影。这一年，陈老师86岁，张老师81岁，王老师79岁，木老师74岁，蒋老师63岁，我27岁。一晃十九载，一切恍若昨日。19年已消散无迹，唯见月寒日暖，来煎人寿。如今，陈道谟、张涇、王尔碑老师已相继作古，巧的是，3位均享年98岁，年近期颐。张起教授对我说：“都是近百岁走的，

说明文学养人。”诚哉斯言！

为了在2006年3月由《老年文学》重磅推出“庆贺著名女诗人王尔碑创作60周年”专辑，陈老师专门约我写一篇诗评。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，我创作完成了《中外小诗之初步比较》，足足占了5个页码。后来从蒋老师的转述中得知，王老师非常喜欢并高度赞扬了此文。此文不是常规的诗评，而是全球视野下的文学比较论文，将王尔碑的小诗及诗论与松尾芭蕉、庞德、朱自清、卞之琳等大家的相关作品相提并论，算是我早期较为满意的代表作之一。

翻查日记，见2005年12月15日这一天写道：“浏览王尔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云溪笔记》。巧了，今天正好是她的79岁生日。试着用弗洛伊德的方法为《中外小诗之初步比较》写一则《附记》。”这本《云溪笔记》是明英老师特意赠我的，只因王尔碑是她的良师兼益友，而我正要为其写评，亟须这样的参考书。

2013年12月24日，散花楼女子诗社在成都酒吧一条街——芳邻路为王老师补过87岁生日，我受邀参加，送了一册厚厚的中国著名国画集给她，以略表祝贺与敬意。记得也是在这一回，我首次好像也是最后一次跟尔碑老师单独合影。至于还私聊了些什么，已然忘却了，只剩下照片上的“小林”（王老师等总这样称呼我）笑靥如花。

2015年2月14日，情人节，早起去成都红星路二段126号红星茶楼，与散花楼女子诗社众诗人碰头。记忆没错的话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王尔碑老师晤面，她当时好像就住在附近。当天20点过，发了条微博：“早起的倦乏，温煦的成都，拥挤的地铁，清淡的茶楼，唯有意外收到的巧克力，让这一切略异于往常。”巧克力是女诗人们特意准备的节物，很甜。

如今，斯人已逝，哲人其萎，能回想起来的这几次短聚业已变成默片，遥远，浪漫，恍若隔世……

行踪

梅雨潭的仙女瀑

□谭伟



温州梅雨潭的朱自清亭。

到了梅雨潭，也许你在惊诧于那醉绿的同时，还会在意酿出那潭绿的仙女瀑。一汨白水从岩口轻涌而出，既生成了仙女的洁白，又酿出了那潭醉人的绿。

《梅雨潭的绿》这篇课文，我不仅小时候读过，初为人师时还教过，因此记得。去梅雨潭我原是奔着朱自清的《绿》来的，没想到还额外奖赏了我一个瀑布仙女，犹如看见了吴越的西施，遇见了纯洁的女神。

瀑布仙女身姿洁白，优雅地侧坐在梅雨潭边。一系白水不急不缓地从她的身边流过，再坠入梅雨潭中，仿佛是白美的仙女正在酿造梅雨潭的绿。的确，从那参差不齐的岩面泻下的水流不正是刚出炉的美酒吗？你看那随风飘散的水雾，悠悠的钻进温暖的怀里，正是新酒的热气呢！面对这坛绿酒，你可不要贪杯哟，因为我们的仙女正在用眼角的余光微微扫视着你。你看她左手微摆，右手平收于胸前——正在调制酒曲呢；挺胸